

> 闲话

母亲的手

□ 郝兴燕

最先知道春来的,不是我,是母亲的那双手。

那双手整个冬天都缩在袖筒里,或者插在围裙底下,偶尔伸出来,也是僵僵的,指关节像干枯的树枝,碰什么都小心翼翼的。可一过雨水,那双手就活了。先是摸摸窗台上的蒜瓣子,看冒没冒绿芽;再捏捏院子里那棵香椿树的皮,看软了没有;最后蹲下来,在墙根底下那片枯草里扒拉半天,忽然喊一声:“哎,荠菜出来了。”

我跑过去看,什么也没有。地上的植物还是黄的,干巴巴的,几片烂叶子贴在土上。母亲把手伸过来,手指间夹着一点绿——比指甲盖还小,三四片叶子,皱皱的,边缘有点发紫。她把那点绿凑到我眼皮底下,说:“看,这不是?”

那点绿太小了,小得让人不敢相信它能代表一个春天。可母亲信。她把那棵荠菜又按回土里,按实了,然后站起来拍拍手,往屋里走。走了几步回头说:“过几天,给你包饺子吃。”

从那以后,母亲天天往墙根跑。今儿说又出了两棵,明儿说那片长得稠,后儿说再等等,等再大点。那几棵荠菜就在她的念叨里一天天变大,从指甲盖变成铜钱,从铜钱变成小盘子。我看得眼馋,想拔一棵玩玩,母亲不让,说糟蹋东西。我说不就几棵野菜吗?母亲瞪我一眼,说:“这不是

菜,这是个盼头。”

盼头。

我站在墙根底下,看着那几棵荠菜,忽然明白了。整个冬天,天是灰的,地是秃的,人缩在屋里,日子像拉长了的面条,又细又没劲。忽然有一天,地里冒出来一点绿,就那么一点,可你知道,接下来就是一片绿,再接下来就是满世界的绿。那点绿不是菜,是个信儿——告诉人,冬天快熬出头了。

荠菜终于长成了。母亲蹲在地上,拿一把小铲子,一棵一棵挖。我在旁边看着,想帮忙,她不让,说我手重,挖断了根可惜。她挖得很慢,每挖一棵都要吹吹土,捋捋根须,然后轻轻放在篮子里。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头发丝亮晶晶的。她弯着腰,背影像一棵老树,一棵认识所有野菜的树。

饺子端上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母亲把碗推到我面前,说:“尝尝,今年的头一口春。”我咬了一口,荠菜的香味一下子充斥了整个嘴巴,涩涩的,甜甜的,还有一股子土腥气。那股土腥气不讨厌,反倒让人觉得踏实——这才是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不是大棚里催熟的。

我埋头吃着,母亲在旁边看着。吃着吃着,忽然觉得不对劲。抬头一看,母亲正拿手背擦眼睛。我问怎么了。她说没事,烟熏的。我说没烧火

啊。她愣了一下,笑了,说:“那就是老毛病了,一吃荠菜就淌眼泪。”

我没再问。低下头接着吃。可嘴里的饺子忽然变了味,不是荠菜味了,是别的什么味,咸咸的,涩涩的,咽不下去。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爬起来去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月亮很亮,把墙根那片地照得清清楚楚。我蹲下来看,白天挖过的地方还剩下一些小坑,坑边上又冒出来新的绿点子,比白天看见的那些还小,还嫩。我伸手摸了摸,凉凉的,软软的,像刚出生的东西都有的那种软。

我忽然想问母亲:这些荠菜,你挖了多少年了?从你手里经过的春天,有多少个了?可我蹲在那儿,对着那些小绿点,什么也问不出来。风刮过来,还是凉的,可凉里头有股子软劲,贴着皮肤往里头渗。

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候,母亲往我包里塞了一袋荠菜,用塑料袋包了三层,说路上别压着,回去赶紧吃,搁不住。我点点头,背起包往外走。走到村口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门口,两只手又插回围裙底下了。

可我知道,那双手不会再僵了。春天一到,它们就活了。哪怕我不在家,它们也能找到那点绿,挖出来,洗干净,包成饺子,一个人慢慢地吃。吃着吃着,也许又会擦眼睛。

那不是烟熏的。

> 杂记

微型果园

□ 陆漪

春暖花开,母亲打来了电话,让我们周末回去一起种果树,我脑子里禁不住浮现出了母亲的微型果园。

母亲退休后回到了乡下,她把房前屋后的自留地进行了整理,留了一块种些蔬菜外,其余的空地陆续种上了果树。经过多年的努力,母亲的小果园已成了气候,桃树、枇杷树、橘子树、柿子树等都在小果园里安家落户,就连前后排房子的连廊也都搭起了葡萄架。

常言道,实践出真知,母亲对于果树的培育越来越在行了,说起来如数家珍。她说:“桃树特别喜欢阳光,追肥要和土壤混合匀称,修剪要注意树形;枇杷好吃,但枇杷树常遭受虫蛀,空闲时要多检查枇杷树的枝干,发现有虫洞的尽可能把里面的虫子除掉;金橘树容易被冻伤,所以冬天要用稻草均匀地铺在树枝、树顶上遮霜御寒;葡萄喜肥喜水,挂果时要套袋,这样外观洁净,也能防止昆虫对葡萄的侵害……”

我听了瞠目结舌,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母亲看了我一眼说:“我退休了,现在喜欢种果树,我就在网上学习这些栽培知识和技术,慢慢地变得专业起来,做什么事都要用心,才能把事

情做好。”

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果园逐渐成形。到了春天,这些果树和着暖暖的春意,枝干开始尽情舒展开来,嫩叶一茬接一茬地冒出来,在春雨春风的滋润下,芽儿渐渐张开,闪闪地亮出绿叶,直至翠绿的树叶爬满枝头,在高的枝端轻轻摇曳,衬得春绿层层叠叠。而刚长了新芽的桃树迫不及待地开花了,那一片粉色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娇艳。低调不张扬的橘子花不甘示弱,悄悄开放的精致小巧的花朵藏在绿叶间,散发着股股清香。随后,柿子树上也开满了星星点点的黄色小花,引得蝴蝶蜜蜂纷纷前来唱歌跳舞。

每天清晨,果园里可热闹了,早起的鸟儿们用清脆的鸣叫声唱响了欢快的协奏曲,那轻俏的哨音,时而又一点一点,时而一串一串,时而独吟,时而合鸣,玲珑剔透,悦耳动听。时不时还看到灵动的鸟儿在枝叶间跳过来、滑过去,像荡漾的音符,身姿优美地起起落落,追逐嬉戏。

父母亲早早地起来在果园里忙活,除草整根、剪枝整理、挖坑施肥,把园子打理得整洁明朗。地上不见了枯枝烂叶,却留下了干黄的枯草,走在果园,脚下传来阵阵的柔软。

夏天,果园里枝繁叶茂,枇杷、桃子无私地贡献出了自己的累累硕果,“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桃花四散飞,桃子压枝垂”的丰收景象触目可及。到了秋天,果园里更是热闹,火红的柿子、浅黄色的橘子、各色的葡萄,让人垂涎欲滴、目不暇接,真应了苏东坡的那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每当果园里的水果成熟,父母便催我们去乡下采摘。因为水果比较多,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也都一起分享着。虽然父母精心培育的这些水果味道很不错,但每次看到他们辛勤劳作,我还是会劝他们不要栽种了,要吃水果去超市买,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母亲就是不听,她说:“我种水果并不是为了自己吃,我更喜欢看到累累硕果压枝头,那种难以言表的丰收喜悦,作家峻青曾写道‘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

母亲还在电话那头说着什么,听我半晌不语,便再次问道:“植树节到了,你来不来乡下种果树啊?”

我瞬间醒悟过来,忙不迭地说道:“好好好,一定去,一定把你的小果园培植好……”

> 诗苑

翠湖之堤(外二首)

□ 王焱

有的堤岸是从内心慢慢垒就的。用沉默、避让的石块。抵挡我汹涌澎湃的火焰。于堤岸当你感觉到了危险

天说冷就冷
翠湖南门的大象绿植背景已更换成塑胶鸥群。你说再没去过,悬崖

我们共有一条
不可逾越的河谷
也试图筑起一堵高墙
自顾自沿湖周转
绘出我们之间
澄澈、碧绿的心湖
安全的距离、井然的秩序

只有风信子。在废弃的矿井中寻找真正的答案。独自等待冬天
红嘴鸥携西伯利亚的风暴和寒潮返回。冰封这一湖潏潏波光
这是你想见到的吧

大雨如注

闪电划开密集的人群
接孩子放学时
猝不及防的雨驱逐了
等待已久的我们
眨眼间,学校门口变得空无一人
我淋着大雨跑回家
取雨衣、雨伞、雨靴
一路上小黄车激溅起污水
喇叭嘶鸣
我误入兵荒马乱的梦境
独自烟尘四起
在大雨中狼狽地跑了个来回
老师拍照,那些剩余的孩子
我才知道
他在校园图书馆——世界的中心
安安静静

颂钵

海埂大坝飘扬着流浪歌手的吟唱
沿河岸,书摊林立
玻璃房里的直播
把书香告知飞鸟和虫鱼

儿子在售卖佛音钵的摊位站立
他好奇地用羊毛棒摩擦钵沿
一圈圈紧挨着颂钵
像地球绕着太阳周转

我一直等着他
看他屏气、专注、凝神
时而靠近,时而远离
直到嗡嗡声响起

水花听音飞溅
商贩说
颂钵腔体越大
越容易溅起水花